

T. 9297/0446

3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群書考索卷五十一

○民門

風俗

一曰道德以明命而七教以治民自五帝之化至於五刑之御使之
 相保相愛而又以本於六事其民無不歸以因其恩而歸德則交以
 其義而歸德則民無不歸一而土之好惡不可不示也
 故大司徒以五禮六樂以教民而教之無異於德也王之德也德而
 上無異政合方氏以通其財以用我度量而布在下無異物也生也
 其好惡而在下無異情也其方氏又謂四方之政事與上下之志也
 其則布而訓四方而教民是以人其心而天下如一也其風俗
 可謂同矣自是以來其風俗之變而教民之德也

山東
 知縣
 五
 行



群書考索卷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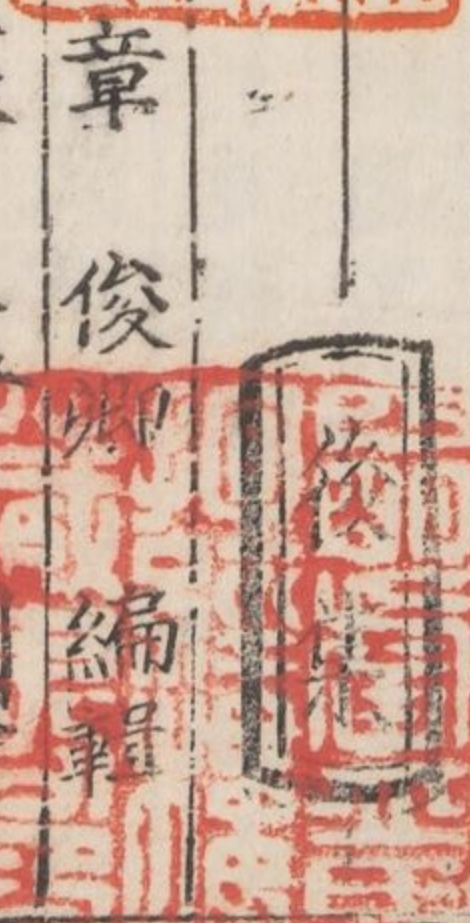
山堂
建陽

知縣

區

玉

刊行



○民門

風俗

古者一道德以同俗齊七政以防民自五家之比至於五州之鄉使之相保相受而又以本俗六安萬民聯兄弟以同其恩聯師儒朋友以同其義先王尚以謂民之觀聽志慮不可不一而上之好惡不可不示也故大司徒以五禮六樂教民而在上無異教學道王之德意志慮而在上無異政令方氏以通其財以同其度量而在下無異尚除其怨惡同其好惡而在下無異情而訓方氏又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是以人無異心而天下如一家則其風俗可謂同矣自秦以來貴變詐而務峻刻使風俗薄惡人物器類德色



考索卷五十一
語之風歷數十年而不改天下之風俗嘗趨於薄矣西漢高祖之興改
制易俗而蕭曹又以寬厚清淨為天下先孝文履恭儉道德於其上而
萬石君東陽侯張廷尉相與崇長者之風黜儉利之習河南守吳公蜀
守文公皆謹身率先以移河南巴蜀之俗日歸於厚自武帝以來好大
喜功而吾立壽王嚴安朱買臣之徒皆以辨說待左右而張騫輩又大
言無當自詭而天下之風俗嘗侈於虛矣孝宣中興總核名實更上計
薄頹為欺謾以避其謀者必使御史按察其非實用法或恃巧心增辭
飾非者則詔二千石察而勿用是以文學法理之咸精其能吏稱其職
民安其業於是天下之風俗復歸於實魏晉以來稍慕通達天下賤守
節而貴清虛竹林之遊輕滅禮法士大夫爭慕效之而王衍之流又得
以浮誕為美弛業廢職而天下之風俗又趨於浮矣歷江左數百餘年
而猶有存者蓋至於唐太宗約已治人開文學館以崇儒重道而房元
齡收采人物杜如晦參謀軍事戴胄之執法必歸於是魏證之諫諍必
糾其非刑罰之言黜而不用而仁義之說堅守力行是以官有常職田

有常產家給人足而放僻邪侈之行不作正觀之時不三四年而遂致
太平外戶不閉行旅不賈糧斷獄之數歲止二十九於是天下風俗復
歸於醇○宋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至於天聖明道之間百姓皆自衣
食以樂其生戴白之老安坐以嘻童兒幼穉什伯為群相與鼓舞於里
巷之間仁宗恭己無為其上而執政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晏世無以異
於漢文景之盛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者益於是與世相忘矣故蘇公
軾有曰生於野者不願為公侯藏於家者且多於府庫則民俗為可知
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
則士大夫之風俗為可知矣至上書闕下則曰仁祖德澤在人風俗知
義社稷久安終必賴之

井田代田限田均田永業口分世業籍田

井田之法自黃帝而逮於周其法始大備鄉遂之間井牧有法始於九
夫之井而井方一里終於四縣之都而都廣一同縱之有溝洫橫之有
剛澮大司徒之造都鄙辨其不易再易之有差遂人之辨郊野別其

地中地下地之等其受田則田百畝而差之至於二百畝其列等則由
上農夫而辨之至下農夫疆里有常度分畫有常數地利足以食人人
力足以闢地至商鞅遂廢井田開阡陌收功一時而後世不勝其弊其
後不可之制起於趙過一畝三獻歲代其處善田者令學養苗之狀亡
牛者教以人耕之法命卒於官孺教民於邊郡此代田之制而漢武行
之也限田之議出於石苞謂王公以國為家京城宜不復有田宅今可
限之自國王公侯以至於丁男丁女皆有降差此限田之制而晉武行
之均田之法男子四十畝婦人止二十畝戶絕者以為公田刺史十五
頃縣令以上六頃其田則更代相傳此李安世之議而行於後魏孝文
之時永業之制男子十五皆有田畝婦人十五皆有營業又令男子十
八而受田六十而免役此北齊孝成之制而行之於清河之時也後周
伯政之初置司均之官掌田里之政視戶口之衆寡而有五畝四畝三
畝之宅有家者畝百四十有丁者止百畝是謂之司均歷正觀之時則
有口分世業唐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

永業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田多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
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自狹鄉
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凡授田者歲輸粟稻謂之
租輸絹綾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不役者為絹三尺謂之庸此唐
制之大畧也周世宗嘗夜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
王者之政自此始乃頒其圖於天下期以一歲均之此亦有志於古也
雖然又有籍田之禮焉仁宗皇帝明道二年二月十有一日帥群臣耕
于朝陽門千畝之甸禮也先時一日備史祝號入辭祇命大臣虔告于
皇天上帝宿乾元殿及日至乘耕根車盛服而出僕臣以象輅載耒耜
陳于仗前遂即于壇壇高九尺其陛有四各四十步聖之以青二壝寬
博取容御耕之位天子三推禮儀使張士遜以禮畢奏天顏穆然變變
祇肅計耦耕事訖十一畦而止既復大次而百僚師師稱慶在所黼座
端冕駕言放歸翼日執爵太極殿公卿群有司咸在勞酒已而肆大賚
于天下命士澁秉筆記之四方萬里獲觀二帝三王之盛天祚也祇亦

周不擇真累洽之閑休無窮之偉觀不可尚矣自周宣之後棄禮而不能行逮于漢文綿葛紹復武昭繼承厥有鉅定井田上林之事泰始躬耕潘岳作賦正觀藉田文本頌之自晉室唐亦皆循之直美觀而已惟太宗皇帝始躬耕之匪我仁祖乃罔倣聞嗚呼盛哉

井田

周禮於都鄙言易不易者地事也於鄉言上地中地下地者地利也於遂言田萊者地力也司馬之令賦則欲知其地之厚薄食之多寡故亦以地利言之其實一也惟遂人止地有萊五十晦為異於鄉與都鄙以鄉之地狹於遂而都鄙之地又輕於遂故也春秋楚為掩書土田之事井衍牧沃隰華大率二牧而當一井漢趙過教民治田一晦三剛歲易其處謂之代田與一易再易之意同也然周禮上地家七人而王制孟子則上食九人其次八人中地家六人而王制孟子下食亦五人者蓋蓋禹貢之田上地至下下凡九等為掩別楚地自土田以至衍沃亦九等而周禮所言上中下地三等而已孟子王制舉上中而不及下周禮

舉中地而不及上下耳書曰濬畝澮距川詩曰惟禹甸之語曰禹盡力乎溝洫春秋傳曰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井田溝洫之制尚矣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以令貢賦遂人凡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考工記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謂之剛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溝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成成十為通通十為終終十為同鄭康成以小司徒為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剛遂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畿內用夏貢邦國用商助然先王之為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食同廛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寓豈各授之田而不為

之井法乎大田之詩言魯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意嘻之待
言春秋夏祈穀于上帝而歌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周官遂人言與鋤旅師有鋤粟此鄉遂井田之事也鄭氏以鄉遂無井
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自是矣小司徒九夫為井匠人
亦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蕪溝塗而言之
也然遂人百有洫而匠人百里為同同間有溝則九百夫之地遂人
千夫有溝而匠人百里為同同間有溝則九百夫之地其不同何耶成
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溝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
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
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畧云爾春秋為掩為政并術沃救
而司徒并教田野則取名於縣都而已觀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
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
亦謂之縣縣都之名豈特施於采邑哉然則鄉之井地謂之縣都可也

水利

書曰濬畎澮距川語曰禹盡力乎溝洫遂人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
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匠人廣尺深尺謂之畦田首倍之
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
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
之澮專達於川雍氏溝澮澮池之禁鴉人掌稼下地以澮蓄水以防止
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以溝洫之於田野可決而
決則無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則無旱乾之患先王之時通九州陂九澤
溝洫絡脉布於天下則無適而無非水利也及井田廢而阡陌作於是
魏史起引漳水以溉鄴田而河內之民以富漢巖態穿洛以為隴首渠
而井渠之生自此始番繁穿渠引汾穀從渭上而底柱之險可無復漕
召信臣於南陽造鉗盧陂用廣溉灌後漢杜詩復修其業顯宗時王景
山海經河渠書而使修汴渠張純穿陽渠引洛水為漕而百姓得其利
魏賈逵之為豫州也通運渠二百餘所故謂之賈侯渠鄴渾之為沛郡

也興陂碣開稻田歲增租入故謂之鄭陂渠。宋開寶中以關河為惠
民河自新鄭蔡水合貫京師歷陳隸達壽春以通淮右以五丈河為廣
濟河自都城歷漕濟以及于鄆此河洛之水利也鄭國鑿涇水以溉田
於是關中為沃野秦以富強名曰鄭國渠倪寬為左內史穿六輔渠以
溉鄭國高仰之田故名曰六輔渠白公引涇水以注謂溉田四千餘頃
因名曰白渠鄭當時引渭穿渠漕關東粟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故謂
之鄭當時漕渠班孟堅賦西都首陳源灌溉之利而盛稱鄭白渠之沃
此關中之水利也鄧艾自陳頌以東至于壽春開廣漕渠東南有事汎
舟而下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唐杜亞之在淮南揚州二十四陂
輟復涇塞亞乃浚蜀岡渠疏受敬陂起隄貫城以貫大舟李吉父築平
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而漕流遂通築富人固本二塘而溉田萬頃漢
王景修叔孫敖之芍陂而境內豐洽劉義欣引芍陂之舊水而由是豐
稔李襲引雷陂水以溉田而百姓獲其利此皆淮之水利也韋丹為江
西觀察築堤捍江實以䟽張凡為陂塘五百餘所溉田萬有二千頃唐

宣宗讀元和實錄見冊政事卓然他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為第
一周墀對曰韋丹有大功德被于八州乃詔刻功于碑此江之水利也
馬臻之鑑湖則見於會稽孟簡之孟瀆則見於常州張閻之新豐塘則
見於晉陵此皆浙之水利也李水之金離確則見於蜀者也趙昌之作
常稔塘則見於泉之晉江者也薊之漁陽則有平虜津傍海穿渠以避
海難姜師度傳云師度之刺史易州也並海鑿渠以通餉路此海之水
利也故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䟽九江遂至於會稽上姑蘇望五
湖東闕洛泗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維北自
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時
而作河渠書漢都水之職屬之水衡郡國都水長丞則領於司農外是
則有所謂渭水司空有所謂池監有所謂河隄使者有所謂陂官湖官
浦官云夢官通水之渠非一所領水之官非一人則亦異乎後世文具
之政多矣

舜戒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商飭諸侯歲事未辟亦曰稼穡匪解先王之
 治天下未始不以農為先故井田之法至周大備始於九夫之井而井
 方一里終於四縣之都而都廣一同從之有溝洫橫之有剛澮大司徒
 之造都鄙辨其不易一易再易之有差遂人之辨郊野別其上地中地
 下地之有等其受田則由百畝而差之至於二百畝其列等則由上農
 夫而辨之至於下農夫修其稼政簡其稼器治其稼穡趨其耕耨器不
 足則有合耦之法力不足則有移用之法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
 出屋粟先王務農之法如此秦任商之以三置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
 欲是誘三晉之人使之力耕故廢井田開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井
 田之制自此遂壞漢武帝時仲舒請限民名田以塞兼并而卒不果行
 其後趙過代田之策一畝三剛歲代其處至於師丹限田之議欲吏民
 無過至三十頃丁傳用事而其議遂格至晉石苞乃有限田之法而晉
 武帝行之若均田之法出於李安世之議而行於後魏孝文之時求業
 之制此北齊孝成之制而行於清河之時也後周之初置司均之官掌

田里之政唐正觀時則有口分世業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其八十
 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求業田多者為寬鄉田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
 寬鄉之半凡徒鄉則自賣世業自狹鄉而徙寬鄉者併賣口分歲輸粟
 稻謂之租輸綾絹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以二十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
 謂之庸此唐制之大畧也明道三年仁宗嘗躬耕於朝陽門以勸天下
 計耦耕事訖十一畦而止上言謂天下田疇半為形勢所占者於是又
 定限田之法

荒政

周之盛時頌詩以告太平而豐年康年之歌更唱迭和切意當時天人
 叶應和氣充塞人民享有年之樂而慮不勤於荒政也然周官一書作
 於太平極盛之時而乃拳拳於荒政之目官職分列申命惟謹是故以
 荒政十二聚萬民則司徒職之巡國及野以調萬民之艱危則鄉師掌
 之以至遺人之掌委積廩人之移民就粟魯不敢緩夫以有年之特而
 先為凶年之備此周家之遠慮而非苟安於目前者所可及也春秋以

來秦饑乞糴于晉饑乞糴于齊歲不登則使者轍還於鄰國平時之所備者何在魏李惺制平糴之法漢景壽昌立常平之制隋長孫平獻義倉之畫皆公歛散之權以為凶荒之備三代而下之良法也今日之論荒政固將為異時之備而非求為目前之計也則愚敢以是二者為豫備之策宋朝開基之初藝祖首復義倉於五代廢弛之餘太宗繼復常平於淳化之後以至因豐稔以廣糴置之近倉且以常參官典領焉則又太宗之制也聖聖相承有加無已廣惠之有倉廣濟之有倉此又慶曆嘉祐之法也是以蓄積有素而凶年之不告豈非有先備之具乎雖然今日為凶荒之備固無以異於祖宗之時義倉之自常平之額通州縣而有之而和糴之法且命戒臣僚廣糴以欲其有餘所入之數不知其幾千百石也夫以國家為荒政之備亦既詳矣而斯民一遇水旱之變乃愒然有不給之憂何哉豈非儲蓄之雖衆而調給之實或寡士大夫未能仰承上意之過歟明道中遣使賑卹江淮而范仲淹實當其選所至賑乏絕而不遺寶元中遣使賑卹蜀道而韓琦實預其行故斯時不見其不足吁必得若人者而用之則實惠足以及民而荒政非所慮矣

群書考索卷五十一

後集

群書考索卷五十二

群書考索卷五十二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財門 教諭覃鐔校正

漕運

言兵之患財賦之不足過計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饋糧士有饑色賦者兵之所急而不足以為患何邪及觀周禮國用悉見於九式而獨於軍旅之費不與焉當是時兵農不分而國無養兵之費司馬所掌而軍政屬焉而又設六軍之衆軍賦所出卒因井田之制自地方一里而為井而至於成方十里自成十為終而至於同方百里自同十為封而至於畿方千里截然有序於是而有稅有賦而兵食所仰以是蓋先王之時自都達境十里有飲食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以待師旅又有委人軍旅共其委積疆場有積倉之具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糧而左

氏亦云衛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定四年積倉於幽峙糧於申會蒐之備達于衛境天下之富藏亦可見矣春秋之世猶有存者齊威之師陳鄭欲供資糧非獲昭四年晉文城濮之役館穀楚地三月楚師伐庸自廬以往振粟同食烏有賞糧轉送者耶秦人貧於聚斂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賈山雖瀕海之粟亦至京師王波傳丁男力耕不足糧餉榮陽又置教倉亦聚遠方之異負海之郡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二石先王之制蕩然矣漢因秦教倉之舊歲漕關東粟以給京師自是而後漸致其弊淮南地遠或數千里遥屬於漢而吏卒送役徃長安道中衣裝悉自備吳楚兵起長安中列侯從軍者皆貸子錢以自餉西南夷役負擔餽餉費千金鍾致一石而戰士之祿塞卒之糧班班見於信史志與霍去病傳按大司農職凡郡國所積錢穀隨時轉送以供國用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寡取相給足大農錢盡則以少府續之夫移郡國之財以給邊費自為勞擾而已此轉漕之病所以相望於秦漢而辨也故景壽昌在宣帝請糴三輔弘農等郡穀以給京師而省關東漕

卒亦可見矣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嘗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高宗以後歲益增多江淮漕米至於東都陸運至陝其費不貲開元中裴耀卿請罷陝陸運而置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轉粟於倉而去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栢厓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次轉運故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錢三十萬緡代宗廣德中劉晏專領轉輸晏為歇艦支江船二千艘自揚州至河陰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運百一十萬石

常平義倉

成周養民之法縣都有委積倉廩有分頒振荒卹災具載禮典古先聖人法制豫防俾歲雖凶而常豐民雖貧而常足者罔不由此唐自太宗立口分田以制民之產設租庸調以歛民之財市無濫征田無橫賦民

生其時既富既康而帝心猶惟惠民之務是講是求正觀三年戴胄言
隋固有社倉儲民所輸以備一歲民免饑饉時號良法今聖仁在御約
已便民無復遺利社倉之制尚未及舉臣愚謂可倣隋舊法立義倉以
廣儲蓄乃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墾田之數畝稅二升粟麥秬稻隨
地所宜鄉之寬狹田之登耗悉為定制商賈無田者以戶為九等自石
至斗其數有差貯之州縣庸備歉歲於是四海之廣廩庾相望隨致斗
米三錢之效言唐治者以太宗為首義倉之立不為無助也厥後明皇
開元踵而行之申賑給之法嚴變易之禁致治之美相與比隆彼漢之
文景太倉有紅腐之粟百姓有家給之效顯宗永平粟直止三十五常
滿倉於京師可謂盛矣乃不能設斂散之法以垂無窮回視太宗之制
一何異歟柳宗元作正符鋪張有唐受命之懿有曰鄉為義廩斂發強
飭歲丁大浸人以有年端不詎已其後洛相龜并秦蒲等州各有儲蓄
有九年五年之制又自別為常平倉至肅宗時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
皆置庫以蓄本錢趙贊請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皆常平

之事也宋於建隆而復備於慶曆常平立於淳化而廢於景德

蓄積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
國用雖有水旱民無菜色周官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自鄉里而
至于關市自鄙野而至于都縣莫不皆有委積倉人則掌粟入之藏以
待邦用廩人常九穀之數以詔穀用如積倉於邇時糧於申會鬼之備
達于衛境天下之藏亦可見矣秦人盡歛天下之財賦負海之粟歸於
京師男子力耕不足糧饌西漢之興高帝就食蜀漢天下既定名無蓋
藏於是省法約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轉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
過數十萬石孝文恭儉節用勸課農田故賈誼有論蓄積之疏以為積
貯者天下之大命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於是
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晁錯有廣蓄積之策以為明主廣蓄積以實倉
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於是募天下入粟縣官以拜爵除罪是以太
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而不可食孝武外事四夷內與

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故末年海內虛耗而趙過代田之策始事務
本用力少而得穀多宣帝時景壽昌請置常平倉以省漕運唐太宗時
備凶荒則有社倉從戴胄之議則又置義倉其後又置常平倉粟藏九
年米藏五年故正觀間斗米三錢行旅不資糧開元之際海內富貴米
斗之價不過十三末年用不知節錢穀之臣始事朘削滌陽之變民物
廢耗天下蕭然藝祖建隆之初命朝臣以掌倉稟淳化之時又置常平
倉河東之地立和糴之法真宗咸平之間則惠民又有倉矣仁宗嘉祐
之間則廣惠又有倉矣

鹽鐵酒茶

鹽鐵酒茶皆起於漢唐兵興之時而皆足以裕國昔猗頓於鹽池莫鹽
與王者得富而蜀之卓氏即水山鼓鑄而富至童八百人自鄭當時薦
齊之大鬻鹽與南陽之大冶而鹽鐵悉在官郡國置鹽官者三十九鴈
門沃陽有長丞焉置鐵官者五十一而不出鐵者有小鐵官焉天下之
私煮鐵器者有刑故董仲舒曰今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元始之間賢

良文學議罷鹽鐵而桑大夫力爭之惟恐國用之不足此漢時鐵之大
畧也唐之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第五琦初變鹽法盡雜天
下鹽斗加其價自兵起後不足供費劉晏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
吏多則州縣擾惟出鹽鄉因舊吏亭戶糴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
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糴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之
始至此鹽鐵歲纔二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
半至於李巽繼之三倍晏時此唐鹽之大畧也酒之權也始於漢自武
帝天漢三年始漢權酒而唐初無酒禁肅宗時禁酤酒元和間罷京師
酤肆以權酒錢隨兩稅青苗斂之凡百五十萬餘緡茶之稅也始於唐
自趙贇在德宗時稅天下茶張滂繼之自是歲得四十萬緡宗時王播
乃增天下茶稅

和糴

開元中西北邊數十州常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策
有彭梁者請行糴法於關中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

萬斛江淮所運粗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緡賦諸道和糴正元初吐蕃劫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於漢中德宗興元初詔所在和糴上入趙充竒家問百姓樂乎對曰和糴而實強取不識一錢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稔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促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賦稅號為和糴其實害民正元八年陸贄上疏請令戶部以二十萬付京兆令尹令糴米以補渭橋之闕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百餘萬付邊鎮吏糴十萬人一年之糧自是詔西北邊貴糴以實倉儲邊備浸充仁宗時韓琦論和糴之弊曰莫匪高於市糴何人肯糴於官方請增價太祖建隆元年河北豐稔命使添價散糴以惠貧民太宗淳化二年京畿大饑遣使增價以糴貯於近倉

財用

九賦之歛財賄九式之節財用則家宰掌之頒其貨于受財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太府掌之職內以掌邦之賦入職賦以掌邦之賦出職

幣則又振掌事者之餘財而上之用財用則必攷于司會此成周之所以無乏用也秦人盡數歛天下財雖負海之粟亦歸之京師賈山所謂千八百國之君自養者也漢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地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奉養不領天子之經費孝文用晁錯之策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免罪孝景三十稅一其後復修賣爵令及徒復作府庫餘財京師之錢至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至陳腐而不可食武帝之時患幣之輕也而鑄白金造皮幣患商賈之重而筭舟車及絳錢賣爵免罪矣郡國置農官矣行均輸矣權鹽酒醋矣日用宜滋益矣然而忽有水旱之變往往不給昆邪之降至不能其三萬乘兩軍之出塞戰士頗不得祿何直若是凜凜也蓋漢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後內多欲而外事兵後徒見其取諸民之未病也則重賦斂而不拯卹曾不知文景休養生息之餘所賴以扶持而海內虛耗之弊始於末年見之唐之始授人以口分世業之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蓄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

官有常負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明皇初至于開元國用猶足天寶以來外奉軍兵於是章堅楊謹矜王洪楊國忠各以衰刻進代宗時劉晏用權鹽法以充軍國之用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季年乃六百萬用漕運法以轉相給受每歲運安或至百餘萬斛排商賈以制低昂常操天下贏貨以佐軍興雖擊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德宗用楊炎因租庸調法壞逐作稅法取大曆中一年科率多者為兩稅法其後朱泚之反用益不足而借商之令出陳京請借富商賈錢陳少遊請增本道稅錢趙贊請稅緡錢除陌錢已而又有折紬日進奉日宣索日和市此大曆之數再倍矣故陸贄上疏言兩稅新制竭耗編氓以錢為賦其害尤甚德宗自居奉天儲蓄空窘朱泚既平於是屬意聚斂有日進又有月進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憲宗罷進奉而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日上供二日送使三日留州及用皇甫鏗由是益刻剥矣○宋制三司使以總國計應四方貢賦之入朝廷未嘗與也一歸三司總鹽鐵度支戶部計省使其所掌之財驅磨財賦則悉置

磨勘司造作軍器則歸之胥案水土之正則隸之修造河防之役則歸之河渠案且國家工役之費無出於三事其所用為耗蠹之大者必命三司使總之乃可節以制度也

稅賦

古者冢宰以九賦斂財用自邦中之賦而至于幣餘之賦取之為有度太府以式法受財用自關市之賦以待膳服至于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而用之為有節載師之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則取於田者不至於過墾人掌斂市斂布總布質布罰布壘布而入于泉府則取之於市者不至於多自秦人以頭會箕斂之法盡括天下之財賦而民不能以聊生漢興田租什五而稅一或三十而稅一或五十而稅一或賜其田租之半或令民無出今年租則其賦為甚薄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亦出賦錢百二十民生七歲至十四出口錢賦又成邊則日更賦則其賦為有利觀文帝時諸侯無入貢郡國無來獻除田租稅關無用傳弛山澤之賦惟市肆之租不聞蠲減之詔往往以抑末之故也武帝之時舟車

考索後卷五十一
緡錢則有筭鹽鐵酒醪則有權其所以司斂藏輸納之職田租則領於
司農渠田則入於少府假民之田則有稻田使者掌焉池苑之所田者
則有水衡掌焉海租則歸之海丞魚鹽則歸之魚官用度疑若有餘矣
然貫朽紅腐之效不復見於武帝之世而大農錢盡賦稅耗竭文帝之
時有是乎方唐之初授田百畝歲輸粟稻謂之租此所謂稅也丁則歲
歲輸綾紵純布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不役則收其庸此所謂賦
也自正觀至開元末嘗有所變也天寶以後供億不常漸墮經制肅宗
始用第五琦權鹽劉晏繼之其初鹽利歲四十萬迨至季年則六百餘
萬德宗始用趙贊權茶張滂繼之茶利歲以四十萬緡至其後則增倍
矣楊炎始取軍興以來非法賦斂如急備如供軍如折估宣索之類
皆合之以為兩稅陸贄以為兩稅新法耗竭編氓日月滋甚則賦斂之
重至於兩稅極矣而猶以為不足如借商錢如稅間架如筭除陌如日
進如月進方且源源而未已何開元以前取之少而用之至於天寶
以後取之加多益以不足也昔歐陽文忠公作唐食貨志首叙租庸調

之制謂其始也用之有節蓄兵以宿衛故兵多而無損設官有常負故
官不濫而易祿此所以善也其後兵冗官濫而用度之數復不節此其
所以弊也宋乾德之初諸州民田有荒甚者即蠲其租不待奏太平興
國之間津渡鑿稅有仍五代之舊者一切罷去天聖中兩稅之外不許
發運如稅茶鹽課虧則不使三司增額

賦稅

漢世租入則有田園山澤門關市肆之租舟車緡錢則有筭鹽鐵酒醪
則有權郡國供貢與夫均輸平准之利國賦筭也賦與夫免更之錢
其外則又有贖非賣爵之目焉其所以司斂藏輸納之職則田租領於
司農矣而渠田入於少府陵田入於大常而假民之田則有稻田使者
掌焉池苑之所田者又有水衡掌焉其所謂賦入之最多者曰鹽鐵則
始之於司農最後又分於水衡矣若其山海池澤之稅則主之少府以
給供養故海租歸之海丞少府之屬也市肆之租本給供養不領經費
則少府事也耐金所以供宗廟嘗耐之用而少府省之其他關租則掌

之關都尉贖罪之錢則與之北軍尉而司農之職除田租鹽鐵之外則舟車緡錢酒權均輸平準口賦筭賦賣爵之類而已及改其支用之目則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以為私奉養田租以給軍食筭賦錢則治庫兵車馬而又取口賦養天子之餘以補之過更錢以給更卒耐金以供祭祀關稅以給關市罰錢以給北軍之用而鹽鐵舟車緡錢之利與夫郡國租入之類則以供軍興至於軍市租則又或以給士卒焉觀此則漢財賦之歛藏調用之目畧可觀矣觀文帝時諸侯無入貢郡國無來獻除田稅租關無用傳絕山澤賦惟市肆之租不聞蠲減之詔正欲抑末趨本也武帝之時患幣之輕也而鑄白金造皮幣患商賈之重也而筭舟車告緡錢賣爵免罪邦國置農官矣行均輸權鹽酒酤矣財用宜益滋也秦而忽有水旱之變往往不給昆邪之降至不能與三萬乘兩軍之出塞戰士頗不得祿何直若是凜凜也秦之商君漢之晁錯其為術刻矣而其治財尤知本末至如後世一切用商君之法使民耕織致粟帛布復其身晁錯之法使民入粟買爵而勿收其租武帝承文景

富庶之後內多欲而外事兵役彼狹見其取諸民之未病也則重賦歛而不卹曾不知文景休養生息之餘所賴以扶持而海內虛耗之弊始於末年見之自其兵役之興而轉移餽餉之煩也而農民困自其幹鹽鐵置均輸筭商告緡也而商人困自其賣爵而得以免罪也而富民困自其立轉遷之法而入財補卽也而世家之子弟困自其差出馬也而封君之吏三百石以上困自其告皮幣省耐金也而列侯困雖然民田什五稅一宜歸之大司農諸倉悉在郡國歲漕關東粟給中都僅不過數十萬石而已筭賦為錢百有二十古之所以供士馬車徒之費而今所謂調也然十月朝獻其入司農者纔六十三而在郡國者尚五十七也更之不役者出平價今所謂庸也而更卒庸錢悉在州郡蓋時以假貸貧民彼其視天下猶一家也財粟之積在在而有忽有水旱之變夷狄盜賊之虞則卽用其民卽發其粟卽調其車馬器械是故雖有災變而莫為之憂漢之所謂有瓦解而無土崩者其或以此唐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而不更造田畝賣易貧富升降

不實其後兵興財用益出而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不以畝定稅而
欽以夏秋德宗用楊炎遂作兩稅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
客以居者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取大曆中一年科率多者為兩稅
定法然法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未陷王武俊田稅合從而叛用益不足
而借商之令出韋都資陳京請借富商錢淮南陳少遊請增本道稅錢
趙贇閱商賈之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其
後請稅間架筭除陌及朱泚平天下戶口三耗其二正元四年詔天下
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自初兩稅貨重錢輕既而物價愈下所納
愈多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為虛估
以給之而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崔率配曰和市
以巧避徵文比大曆之數再倍陸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其言兩稅
新制竭耗編氓以錢為賦其害尤甚然德宗自居奉天儲蓄空窘朱泚
既平於是屬意聚欽常賦之外進奉不息西川節度韋臯則有口進江
西觀察李蕙則有月進淮南節度杜亞等以常賦入貢名曰羨餘其外

又有進奉刺史進奉自裴肅始判官進奉自嚴綬始自裴延齡用事益
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憲宗罷進奉而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
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及皇甫鑄由是益刻剝穆宗時錢重物輕此
兩稅初大率加三倍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
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楊於陵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古者權之
於上今索之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廣鑄以資用今減爐以
廢工昔行之於中夏今洩之於邊裔今宜悉輸之以布帛穀粟由是兩
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云嘗歷攷唐一
代財貨損益盈虛而切有疑焉方唐之初其取於民者有田則有租有
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自正觀至開元未嘗有所更變也天寶以後供
億不常漸墮經制肅宗始用第五琦權鹽劉晏繼之其初鹽利四十萬
緡至季年則六百餘萬矣德宗始用趙贇權茶張滂繼之茶稅歲以四
十萬緡至其後則增倍矣楊炎始取軍興以求非法賦欽如急備如供
軍如折估如宣索之類皆合之以兩稅陸贄以為兩稅新法竭耗編氓

日月滋甚則賦歛之重至兩稅極矣而猶以為不足如借商錢如稅間架如筭除陌如日進月進方且源源不已何開元以前取之少而不至於乏用天寶以後取之加多而益以不足也切求其所以制兵者而得其說焉蓋唐因隋制立府兵之法有事則出而為兵無事則隱之於農則有為兵之利而無宿兵之害此其所以取之少而用之不乏也自明皇以府兵耗散用張說之議變府兵為彍騎朝廷有禁兵藩鎮有衝兵兵農於是乎判故雖安平之時而不免饋餉之費此其收之多而用常不足也抑嘗合漢唐而論之漢之法比於三代為重當時有所謂卒更踐更過更又有筭賦獻賦取於民者非一疑若非甚苛而民不告病者惟於農甚優而田稅則甚輕如高帝十五稅一孝惠復行之文帝今年賜田租之半明年又除民田租至景帝則又三十稅一其待農者既厚故其他賦雖重亦無害也武帝悉意改作費用百出桑弘羊孔僅謀利紛然至於海內虛耗然輪臺之詔一下而民有息肩之意者蓋當時取民之法固為甚苛而漢家二十稅一之法猶存而不改雖商賈重困於

農則無加損觀西域傳曰當時有司亦請益民賦三十以助邊用而帝不從至于唐租庸調亦良法也奈何德宗從楊炎之請遂變為兩稅使其他雜賦有出於商賈濬林之征者亦併取給於田是雖曰省賦而農民之蠹亦甚矣此終唐之世民無聊生而亂亡隨之也

唐賦稅鹽茶酒錢楮坑冶銅禁

宋朝生財之法多因於唐今日乏財之患乃甚於唐愚嘗讀唐書食貨志而切疑之昔歐陽公作唐書諸志而於食貨尤詳曰賦稅曰茶鹽曰權酷曰銅錢曰飛錢曰坑冶曰銅禁皆次第而歷言其本末是非特為唐設也所以見我朝之源流相因如此也自今觀之租庸調之後易以兩稅是時唐都長安常入東南之粟以給關中肅代之世兩河用兵費用百出當時太平之用出於東南是唐之賦稅不見其不足唐之鹽利皆肆度支自第五琦始變鹽法而權天下之鹽及劉晏上鹽法輕重之宜縱商人之所之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饒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是唐之鹽法不見其不足茶之有稅始於趙贊張滂繼之歲得

錢四十萬其後王涯致權茶使而權茶之法始於此矣是茶之在唐未嘗乏也唐初雖無酒禁自廣德中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其後以權酒錢隨兩稅青苗歛之凡天下酤酒錢百五十六萬是酒之在唐未嘗乏也劉晏易江淮銅炭以廣鑄錢歲得十餘萬韓洎請復洛源廢監而起十爐歲得錢七萬餘緡是鑄錢之利又盛於唐唐自憲宗止有飛錢之制令商買至京師委錢於富家而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號為飛錢是褚幣之端又原於唐唐之銀銅鐵錫一百六十餘萬韓洎建議請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於鹽鐵使是坑冶之利在唐為盛正元之初張滂奏江淮鑄銅為器文帝時李珣請禁銅器一切市之於官是禁銅之法在唐為嚴今日之賦稅亦唐法也而又有所謂和買又有所謂折帛而大農常患於或損今日之鹽法亦唐法也而又有所謂舊鈔有所謂新錢而鹽課常患其或虧今日之茶法豈非因於唐乎長引短引歲有定數而州縣征商常不及額今日之酒酤豈非因於唐乎戶部之犒賞不聞贏餘州縣之贍軍不聞溢數錢之在今也有邊關漏洩之弊

有鈺銷鼓鑄之弊雖嚴其禁而錢愈不見其多楮之在今也有允易折閱之弊有偽造換易之弊雖嚴其法而諸弊不見其重坑冶之利非不置使以專掌而採於山者有限而生於地者易窮銅器之禁非不申明其法以嚴禁而今日稍稍知懼數月之後浸以如故何乃用唐之法而終不能以如唐歟豈古今之異宜而事勢之不相類歟豈法制之未備而不能以窮其利歟又豈非謀議之臣尚有餘智而未能以悉計歟非也蓋唐劉晏李巽韓滉之徒或為戶部或為度支或為轉運或為鹽鐵皆能通知其財貨之本末而後隨其盈虛損益之勢斟酌而斡旋之故能使利源不竭而國賴其用今之尚書版曹所以總財貨之權其次則有司農有常平有轉運坑冶往往朝而處之暮而易之未有能通知其本末之所在者雖知其賦稅之當減者也茶鹽之當去也權酤之當罷也鑄錢之當多也楮幣之當重也坑冶之不可以不盈也銅器之不可以不禁也大抵隨事而議隨弊而救而不深明其所以然之故此其患在於士大夫以財賦之職為假途也天下之事皆易知惟財計之弊非

深用其不非則未易論也况利源之在天下本未常竭而今日東南之地又自古財用之區曩時之國於此者玉帛之不波及他國封於此者銅鹽之利徧於天下或獨倚辦徧方以成鼎峙之勢或專領江淮以當租稅之半而國家全盛之時備禦西戎北狄宿兵方饒使無缺事亦皆仰給於東南安有曩時皆然而今獨不然耶執事試以愚言思之財用之乏非所憂也

錢

錢法自九府圜法始而鼓鑄之官於周典無所可攷景王鑄大錢之日尚未聞有禁令而秦漢之間始聞其說意是法之立其自秦始乎漢之錢法凡九變自初變秦錢而用英錢高后變為八銖變而為五分即英錢之制也已變為四銖其文半兩而重不稱然自文景皆用其法迄無變更而建元元年始輕之為三銖焉自此錢法蓋多變矣或為半兩或為三銖或為五銖然自五銖行後民多盜鑄乃始鑄赤仄錢以一當五後患民之盜鑄乃當令上林三官鑄錢而錢法始定夫錢禁之嚴亦自

漢始凡盜鑄者棄市而隣五家坐之闌出徼外亦案沒入文帝最為仁民之主至雜錢罪黥之刑乃創見於此時賈生曰鑄銅錫為錢敢雜以他巧者其罪黥武帝之世乃復定鑄錢棄市之律及赤仄錢不行之後卒始思其弊令郡國毋得鑄錢舉郡國之銅悉輸之上林三官銅不布於郡國而盜鑄始息五銖之錢得以久行者銅禁之功也隋末行五銖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鐵葉裁皮糊紙皆以為錢高祖入關民間行淺環錢其制輕小凡八九萬繞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積十錢而重一兩得輕重小大之中至開元二十五年詔出銅所置監鑄開元通寶而京師庫藏皆滿自秦漢以來錢弊不知其幾變如晉之北輪陳之六銖漢之八銖梁之兩柱後周之曰五行曰大布曰永通萬國唐之乾元及第五琦之重輪乾元此皆失之太重者也漢之榆莢後魏之曰水浮曰風飄曰鵝眼宋之曰緹環曰菜子曰荇葉曰吳之沈郎錢此皆又失之太輕者也惟漢之五銖與唐之開元最為折衷今以唐攷之韓洄在德宗時請復洛源廢監而起十爐歲七萬二千緡劉晏易江淮銅鉛

薪炭以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此廣鑄之說也自是而錢日增故揚於陵在穆宗時曰昔廣鑄以資用今減爐而費工昔行之於中原今淺之於邊裔正此請也正元初張滂奏禁江淮鑄銅為器惟鑄錢而已文宗時李珣請加爐鑄於是禁銅器官一切為市之及武帝廢淨屠法李郁彥請毀銅像鍾磬而州縣銅益多此禁銅之法也故劉秩曰銅之為器則不如鐵鐵之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禁於人則銅無用銅無所用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正謂此也

楮

楮幣之法萌於漢武皮幣武帝以公上之用不給於是造白鹿以為皮幣或為馬或為龍或為龜各有其直而不紊國用賴以少舒至於唐又有飛錢之制憲宗令商賈至京師委錢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號為飛錢即楮所由起也宋真宗時張忠定公鎮蜀以鐵錢重不可貨易於是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始於祥符仁宗時寇賊以蜀人交子起民爭訟議者請官自置務可以利民而止其爭蜀人至今為便紹興之

三十二年都茶場始置務乾道之四年而會子始行用時兩界相背二千萬緡而止逮淳熙甲午而衍之為四千一百二十萬然考其初用於乾道之四年而已聞折閱於乾道之九年外路之解發民間之輸納官吏之俸給並以錢會中半為令則九年之措置也封樁之現錢為樁計者五百三萬有奇而江上之積亦多南庫以金銀收換會子凡四百餘萬而行於外者總二百萬故淮東西南總乞以金銀兌換則會價高而金銀低錢良臣申乞民間入納則現錢多而會子少故孝宗於量行支降之時未嘗不有詳細究講之意豈有去七十年之久而操制扶持之不給乎今之十六界為緡計者一億二千九百二十五萬今之十七界為緡計者一億三千九百八十六萬七千有奇計南界新楮之數乃又溢於未易舊楮之前先之紹定之鬱攸而十六界已出其一億八百三十餘萬矣繼之以收楮而十六界盡出矣又繼之以用兵而十七界之緡大出矣

群書考索卷五十二

後集

群書考索卷五十三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鄉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校刊

賦稅門

田賦類

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禹九等田賦

翼田中中賦上上錯田第五賦第一

充田中下賦正賦第六州第九

群書考索卷五十三

青田上下賦中上田第三

徐田上中賦中中田第五

揚田下下賦下上上錯田第七
雜出第六

荆田下中賦上下田第八

豫田中上賦錯上中田第四
又田第七
出第二

梁田下上賦下中三錯田第七
田第八
田第九
田三等

雍田上上賦中下田第一
田第六
田第九
田少

按異州賦上上田中中差四等蓋異帝都也百物所聚事事皆出於此所以賦特重於他州兗州田中下賦正等九作十三載乃同者兗州水患最甚禹八年于外惟此州十三年乃與諸州同賦孔氏謂禹當水初平制賦各隨其力後必漸增不知禹於地平天成之時人工未盡修地力未盡開制為貢賦之定法後雖人衆地闢賦不加多藏之於民以均俗民之政與後世俗括隱田之類異矣

禹貢定田以九等賦亦有九等賦之高下不與田伯當說者謂地有定

宜而人無常功田上而賦下者人功廢也田下而賦上者人功修也審如是則禹之賦亦隨宜取之而已豈其以為允法哉九等之賦後世莫不相時而變通豈不為民害歟龍子曰治地莫不善於貢傷其法之弊也大禹之貢法雖曰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而禹之行之蓋自有道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以此推之當禹之時貢法既定而又有巡狩之禮以省耕省斂問其疾苦休戚而觀其年之豐凶厚薄以補其不足助其不給何不善之有

禹九等貢法

禹別九州任土作貢注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

兗貢漆絲篚織文

青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鈇松栝石

徐貢土五色羽畎夏翟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

織縞

揚貢金三品金銀銅璆琨美玉篠簜象牙齒革犀牛角羽鳥毛毛鹿尾惟木豫章厥

篚織具具水物厥包橘柚錫貢錫命乃貢

荆貢金三品柘木幹也栝栝身曰栝柏栝石也礪礪石也砥砥石也磬磬石也中中石也丹丹石也

惟箇箇竹美也栝栝中三邦三邦底貢厥名國國常置貢之其其各無不稱善包包栝

也也匭匭也菁菁以爲茅茅以縮厥厥篚玄纁色色善故貢之璣璣珠類組組類九江納

錫大龜曰大龜

豫貢漆漆紵絺絺紵織織紵纈纈紵錫錫貢磬磬錯錯錯治玉石曰

梁貢梁貢璆璆玉鐵鐵銀鏤鏤銀磬磬熊熊熊狐狸織織皮貢貢四獸之

雍貢雍貢球球珠玕玕玉玕玕玉

禹貢一書有貢有賦賦出於田而貢則因地所有而不責其所無非賦

之外又有貢也羽翮當邦賦亦此意故其書總謂之貢孟子曰夏后

氏五十而貢蓋以田賦亦謂之貢也然而八州皆有貢惟冀州無貢以

畿內王之所食特歛其賦而曰非所謂貢也邦國有歲之常貢春入貢

是也是以禹貢之言五服其畿內五百里謂之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

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來皆謂田賦輕重之別也其

外侯服綏服荒服則不言賦蓋取之諸侯而貢之天子天子有常法以受其貢而已。所謂貢者皆隨地之所產如楊之橘柚荆之大龜必待錫命而後貢示非常用之物其取田賦皆不過什一此虞夏貢賦之六畧也

禹五服之賦

禹定九州量遠近制五服任土作貢分田定稅十一而賦萬國以康故

天子之國內五百里甸服甸服為天子百里賦納總未藁曰總二百里納銍

未藁未藁三百里納秸服秸藁也四百里粟所納者多五百里來所納者多

五百里曰侯服侯服也百里來供王事二百里男邦男任三百里諸

侯侯為又其外五百里曰綏服服王省三百里揆文教度王者文

二百里奮武衛奮武衛天子又其外五百里曰要服要東以三百里

夷守平二百里蔡蔡法也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言荒又三

百里蠻以文德二百里流流移也言政

商助法

考索後卷五十三

殷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曰何以爲御千里之外曰流設方伯以爲屬公田籍而不稅七十而助是以其求也寡其供也易降及辛紂暴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斂以積鉅橋

周武王貢法

武王伐商而有天下發其財散其粟於是分九畿

侯甸貢祀物。

甸畿貢嬪物

任嬪以女。事貢布帛。

男畿貢器物

任仕以。任材事。

采

畿貢服物

絲織也。

衛畿貢財物

龜貝。之具。

蠻畿夷畿貢貨物

采。絲織。

蕃畿以其所貴寶爲贄

成周國中之征

司徒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在之其合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限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成周任中之法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

皆無過十一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

出廩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不毛謂不樹桑柘也。罰以二十五。家之泉空五者罰以三家之稅。夫

稅者百畝之稅。凡稅者。出士徒車輦以給縣役。

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十之數以任其力待其

政令以時徵其賦

成周任民之法

任農以耕事貢九穀

任圃以樹事貢草木

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

任商以市事貢貨賄

任牧以畜事貢鳥獸

任嬪以女事貢布帛

任衛以山事貢其物

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成周立賦稅之名

因其比鄰以五人爲伍五五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夫役人歲不過三日任其土所以紀地宜也分五服設九畿所以別遠近也五人爲伍所以知衆寡也因井廬以定賦稅謂公田井一及工商衛虞之人也賦謂供重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社稷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

之費皆因其所工不求其所拙農人納其獲工女効其織是以黔首安本而易贍不足而工有餘也

成周九賦九式九貢之法

周公作周官而理財之法益詩以九賦斂財賄邦車四郊

邦中 四郊 邦甸 家削 邦縣 邦郊 關京 山澤 幣餘

以九式均節財用

祭祀 賓客 喪荒 羞服 任事 幣帛 芻秣 匪頒 好用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祀貢 嬪貢 器貢 幣貢 材貢 貨貢 服貢 旉貢 物貢

皆屬於天官冢宰小宰致邦國九貢九賦九式之賦以均節財用又有太府受其貨賄之入凡頒財以法式授之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待邦之用內府掌責賦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職內則掌邦賦之入職歲則掌邦賦之出其理財之官可謂衆矣

貢助徹之名

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校數歲中以為常是為貢一井之地八家皆私百畝同治公田百畝是為助不為苟俟歲之成通以什一之法助于百畝是為徹呂東萊

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徹也蓋兼貢助而通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其中謂公田所謂九一而取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謂徹也

魯宣稅畝

魯宣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復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復畝籍古者曷而稅也何譏乎始復畝而稅古者什一也為什一而籍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而頌聲作矣左氏之非私也杜預之公田之法十收其一今又復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田二者徹不足遂以為常故田初

成公立甲

左傳成公元年三月作立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人步卒七十二人以甸所賦今魯被難出議重飲

哀公田賦

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田所一井之田賦者數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漢家錢民錢以田為率矣。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什兼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政復用田賦過村

魏文增賦

孝公十三年初為賦納商鞅說壞井田開什陌制貢賦之法

始皇收大半之賦

始皇建守能侯貴以自奉提封之內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盡專於已租春歷秋往還萬里是所得者至寡所失者至大人用無聊海內咸怨夫夏之貢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也蓋因地而稅秦則不然舍地而稅人故地數夫盈其稅必備是以貧者因賦役而逃逸富者務兼井而自若加之以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其六及更益之海

內愁怨遂用貴畔

漢田租

田有租非古法也自什陌行而田始有租矣秦初收天下大半之賦漢氏興而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民於是十五稅其一文帝世始時行賦租之令至十三年之六月乃盡除而不收焉及景帝元年行半租之令而半租之明年則又有三十稅一之令矣故終漢家皆三十稅一者自景帝始乎其後雖有權益田稅之說而竟不行然亦衰世之政歟要之漢世太率以寬租為意故流民免而新田則稍入運租之民又時貸焉若夫田租之外又有藁稅又有計百物之錄兩則其弊政也

十五稅一

減田租十五稅一鄧展注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云也如淳曰秦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遂行至此乃復十五稅一師古曰鄧說是也。漢興民夫作業天下既定民無蓋藏高帝於是輕田租十五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賜租
文帝二年詔云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十一年詔曰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八年農
民田和之平並文。宣帝甘露二年賜民無出今年租。本始元年五
月賜天下租稅勿收並宣

除租

文帝十三年六月詔曰農有租稅之賦其餘田之租稅並文。景帝元年
詔曰今年令半田租紀本

三十稅一

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食貨莽下令曰漢氏減輕田
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疲瘵咸出而豪民分田却假厥名三十實稅
五也

權益田園稅

成帝賜方進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君不量多少奏一切增賦稅城

此頁

郭煥及園田過更張晏注曰一切權時也粟城郭旁池園田入多益紀本

稅也翟方進傳

此見不過三萬免

平帝時天下民此見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紀本

行所過免

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傳奉高蛇丘歷城其父民田租逋賦貨已除。四
年賜汾陰夏陽中都三縣及楊氏皆出今年租賦。大初四年夏四月赦
天下行所過母出田租紀武。神爵元年詔賜行所過母出田租紀宣。初

元四年三月幸河東祠后土所過母出租賦。末光元年幸甘泉郊泰
時所過母出租賦紀元。永始四年幸河東祠后土賜所過母出田租紀食

初郡免

武帝時初置郡十七以其故俗治無賦稅紀食

災郡免

元帝時于定國為丞相責以職事曰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相

以故重困傳定國。昭帝即位二年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

傷母令民出今年田租本紀。本始三年大旱郡國旱其者民毋出租稅

宣。四年詔地震破壞甚者勿收賦租。元康二年五月詔令郡國被

災甚者毋出今年租稅並宣紀。初元元年關東穀不登民多困乏令郡

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稅。二年詔郡國被地動災甚者毋出租賦並元紀。

建始元年十二月郡國被災什四以上毋收田租成紀。哀帝詔他

郡國災害十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毋出今年租賦。平帝時天下

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收租稅本紀。

給軍免

二年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勿復租稅二歲

假田免

初元元年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

新田稍入

武帝時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稍入稍漸也

貸通租

成帝建始二年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又河平四年成紀

藁稅

已奉穀租又出藁稅真禹傳

田稅

外有雜稅除其租銖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雜計百物之

銖兩禹

漢山澤園池稅

古者山澤與民共財而臺池園囿之與民共樂蕩蕩雉丸皆得以往者

亦以天地之財非人主所得私也而所謂虞衡之設者要以理之使不

嘶生之使不息以為天下不可勝用而已此所謂禁民為非之義也舉

而稅之其自戰國之君始乎殺郊關之麋鹿如殺人之罪據天地之有

以私人主之身而又立法以征之與民共財此意其替矣哉

漢之山澤園池之租本以給供養而少府嘗之其後倣古虞衡

之意而置水衡方始取少府之所謂山林園囿之稅而付水衡以平之然他日猶有江海陂池屬少府者而海丞果丞猶掌之於少府之下則亦盡之也惟文帝時稍弛其賦而後世猶有增益其稅而故為六筦之令其增廢預行固有時節。少府掌山海池澤稅百官表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師古注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山林池苑稅水衡都尉應劭曰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師古曰衡平也主平其稅入又曰水衡掌山林苑池

海丞果丞

平帝時置少府海丞各一人師古曰海丞主海稅果丞主果實

鹽賦

文帝時六年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取出澤者有稅初設六筦之令諸來取名山澤穀物者稅之王魏武帝初平表氏以定鄴郡令收田租以粟四升戶絹二疋綿二斤餘皆不得擅復

晉食貨志

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及女次丁男為戶者半輸。成帝季年權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子半之疾疠又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小役希民多富實新附者皆給復

比齊舊制

未娶者輸半衣租調有妻者輸一床無者半床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不許由是奸欺尤甚戶口租調十已六七清河三年定令乃率以十八人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租役六十六還田免租調率人一床調絹一匹綿八兩七斤十斤綿中折一疋依絲絮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準良人之半半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墓租義租納郡以備水旱

後周舊制

文帝霸府初開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

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丹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一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難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徒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典通

唐制

高祖太宗初制為租庸調法田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畝百為頃男年十八已上人一頃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凡受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輸純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外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沒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租桑麻蠶者免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諸役皆免租以歛獲險易遠近為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禁量州府歲市上所出為貢

漢買地

元宗開元中頒租庸調法于天下好不過精惡不至濫於是詔買者還地而罰之

括羨田

是時天下戶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戶口羨田逃戶自占者給復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以攝御史分行括實陽翟尉景上書言其不可元宗方用融乃貶景諸道所括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給旨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初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迭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後費無節盜起安興財用益屈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大曆元年詔流民還者給復二年田園盡則授以法田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急不及秋方苗青則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青苗錢。德宗時趙贊請以諸道律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錢二十竹木茶漆稅

十一以贍常平復請稅間架筭除陌而民益怨及涇原兵反皆罷之
。陸贄說德宗曰請革其大甚者大畧有六一曰國家賦稅之法曰租
曰調曰庸其取法遠其歛財均其役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
身則有庸天下之法均一雖轉死莫容其奸故人無恤心又曰役庸人
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人所為者租稅取焉官所為者賦歛捨焉國朝
著令稅出私庸出絹調出繒績布麻葛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德宗
終不聽。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
置兩稅使以總之戶無主客以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稅三
十之一與居者均役曰稅視天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遣黜陟使按
比諸道丁產等級免鰥寡孤獨不濟者敢有加歛以枉法輸稅法既行
民力未及寬方鎮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矣

分三賦

憲宗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洎又
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

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唐志

本朝稅賦有四品

穀之品五稻麥黍禾菽雜子帛之品十羅綾絁絲綿金鐵之品六金銀鐵銅
產之品六毛織州藥

均稅

太宗至道三年勅應天下荒田許民請射開耕不計歲月未議均稅直
俟人戶開耕勝任起稅即於十分之內定二分為求額出唐摺。真宗
祥符六年上言者謂天下曠土甚多請差官檢括上曰今天下賦稅不
均豪富形勢之家田多租少貧弱之戶地薄租重實為賦事實

蠲租

太祖開寶六年詔廣南州縣歲輸米稅舊每石加率錢一百六十今每
石止十文餘並放。高宗紹興二年詔書可將建炎四年應在前殘租
積欠除形勢及官戶州縣公人外餘不問有無專法一切蠲除。又二
十九年詔書諸路人戶積年欠負昨多祀赦文放至二十五年今將二

十六年二十七年分第四等人戶所欠夏秋租稅和買丁產諸色官物
並與除放聖。壽皇凡郊恩明堂赦皆放第五等人戶欠租

寬間田之稅

高宗紹興二年詔曰昨詔諭淮東八郡人戶佃田并免二年租稅將來
合行權納之歲可止據當年已種頃畝計數起納其後逐歲添展墾闢
到田畝亦據實數添納度人戶曉然易以安業如或州縣過數催追並
利違制之罪仍許人戶越訴聖

孝宗淳熙元年劄子切見兩淮自經踐蹂以來都國殘弊田畝荒蕪長
民之吏不以勞來安集之政為先是以寬恤之詔今尚動九重之軫慮
夫為民病者莫甚於根括田畝而重增租稅何者兩淮之地異時率多
荒梗被四方之民指規歲棄鄉井而樂於遠至者以地刻厚而官賦輕
雖勞不憚方其請射之初實又廢不耕之地未暇計其畝步積以歲月
盡力墾闢方稍獲利其勤苦亦甚矣比年以來州縣見民間漸次成業
以其不無寬剩之數每行括責復增征斂其實公家所得至微而令民

頗擾不安其非撫字惠養之意淮甸之間民非士者平時極意存恤猶
恐不能寧居一或擾一率而之他矣此地之所以不加闢民之所以
不加多也近者朝廷行下湖北路闢墾荒田不許通檢仰見聖德矜念
元元之意又况兩淮之地與湖北事不同先宜存撫欲望我聖慈令兩
淮湖北已得指揮今後民戶墾闢田畝止令送納舊稅不得初法增添
度錢民被實惠漸成富實奉聖旨依準

緩下備之租

又八年劄子切見今州縣催科之責皆在縣令得人彼固自有處若非
其人其權盡出於胥吏之徒多護其黨且如監司州郡人吏有產者未
嘗納官物假使納破未嘗足數蓋縣邑之庇也至於縣邑人吏又復自
庇又各庇其親黨拖失官物歲歲有之豈獨此哉攬納等人攬民戶錢
物在已不盡以輸官例是計會鄉司互相蒙蔽而鄉司等人亦復與之
為市膠固深結牢不可破此兩色者所欠稅賦初未嘗足唯祥符三年
郊赦與夫水旱異恩放至某年則彼固皆脫然無累矣至於貧民下戶

初未嘗沾尺寸升斗之恩故朝廷實惠悉為虛文者良由此蓋有說彼
縣邑催科既庇其大者雖多不問乃治其小者至絲粟不貸安得有隔
歲不納者乎故小民所欠尺寸升斗合徃徃出引追遠絡繹道路不問其
數多少與已納未納並行決捷流血盈庭所不堪聞又分委佐官謂之
比按折欠稅戶累累枷錮口無漿飯而身被楚毒徃徃狼狽而死倚郭
大邑大抵如是人不為恠而况山僻小邑又可知已然則和氣安得不
傷水旱安得不作臣愚以為宜令州縣索簿點對有人吏之不納攬戶
之不輸者並行斷罪即時監納仍出榜令人陳告至於下戶所欠稅賦
夏稅二尺以下苗米一斗以下令各縣不得追呼及行決捷如此則所
欠多者不得容隱所欠少者慶免追擾矣夏稅二尺以下苗米一斗以
下止是數百文上下錢利害又自各有大保長催納必不至拖少臣所
以致免其追呼決捷者有利於民無損於官故也今夏稅未及下限苗
米亦未及下限苗亦未起催朝廷約束政可施行伏望聖慈以臣所言
利病行下州縣仍令監司太守覺察所部有催科不擾撫字有方者具

實為聞有催科煩擾為害小民者以名申奏庶幾州縣之間有所懲勸
不至循習以傷和氣聖旨依

禁受納情弊

仁宗慶曆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臣寮上言切見諸路轉運司廣要出刺
求媚於上民之輸租已是大半之賦享有加耗謂之潤官江西諸州軍
體例百姓納米一石出剩一斗徃徃有聚斂之臣加耗之外更要一斗
以萬數積累則所聚之數不少且以江西路歲伯萬石為准若每石米
一斗以百萬石出剩已及十萬石米數若在民間米價必不至騰貴一
旦於民間取十萬耗入官則民下必食貴米理為均然此只租引一路
之弊如此况天下之廣其弊可知臣願陛下閱其奏目或有橫加收斂
以為出剩乞賜賤黜使民知陛下之意上諭之曰古稱聚斂之臣過於
盜賊今如此措斂是與朕結怨於民也遂下諸路止禁之。高宗紹興
元年即位赦文內云比來州縣受納稅賦務加槩量以規出剩可並行
禁止。紹興七年進呈論諸路和糴米加耗太多如饒州一石至收四

斗下提刑司體究上曰郡守謂誰候體究得實當痛與懲戒。二十四年進呈臣寮言諸路州縣受納物帛官吏作弊邀難人戶將中程好物沮抑不受至用柿油等退印損壞縱容攬子多取民錢將紕踈之物納官上察其為民害命有司申嚴見行條法行下令監司御史臺次第糾劾民有越詞者聽之。聖。淳熙四年勅訪聞諸路州縣月納人戶苗米徃徃過數多收斗面顯是違法重困民力四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諸路監司常切約束覺察如有違戾去處按劾以聞

哲宗輕重

太祖開寶八年詔紬絹不滿疋許納價錢。仁宗慶曆六年詔諸路轉運司夏秋折賣自今於未納半年前榜諭之。紹興二十六年上宣諭曰前日臣寮有論川中折帛錢太重絹一疋私直不及五千而官估則取十千他物率皆稱是去歲裕民所蠲減價直不過一千而已須量與減損若只令行下者詳未濟事不若便劄與四川總領司令獎勵令蠲減數目申朝廷庶幾民受實惠。聖

減上供數目

建炎元年即位赦文內云上供悉有常數後因臣寮奏請歲有增加不勝其弊仰諸路轉運司開具祖宗上供舊制及增添數目開奏當損以舒民力。三年知婺州蘇遲乞奏減年額上供羅上問祖宗額幾何輔臣對皇祐編勅一萬匹間今幾何輔臣指遲奏言五萬八千七百九十七匹上驚嘆曰民將何堪時遲奏乞減半上曰盡依皇祐法輔臣奏今用度與祖宗時不同上復曰與減二萬匹併八千有餘今數因若為定制仍令給以本錢。聖

詔令監司通融州縣

淳熙六年三月御筆手詔朕躬節儉以先天下無暴征無苛取期吾元元躋于富庶之域郡國之間宜若公私交裕矣今顧不然豐年樂歲中外少事或未免於匱乏州迫於縣縣迫於民其故安在無乃賦入寡而用費衆歟吏二千石有能有不能歟將輕費妄用莫知撙節歟波等得不深思視所部為一家周知其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廉察其能否而裁

抑其耗蠹數者備矣郡計何患乎不足郡計足則屬邑寬屬邑寬則民力裕則吾宵旰之慮釋國有信賞於汝何吝若乃有餘者取之不足者聽之逮其乏事然後從而効之斯亦晚矣是則黜陟之行奚獨郡守而已諸道轉運其明知朕意

漕臣條具州縣取民色目

劄子臣恭觀今年三月二十四日親筆手詔曰豐年樂歲中外少事或未免於匱乏州迫於縣縣迫於民其故安在故分道置臺寄耳目於爾漕臣職當計度欲其計一道盈虛而經度之也職當按察欲其早正奏定毋使病民也聖意惻怛何其知民疾苦如是之深切也臣久在州縣粗知色目試論其所以然大率守令下車未循民事首請屬邑督責財賦必欲如數遵依方許還邑此之謂獻助錢又不測委郡丞職幕官下邑點檢責辦邑官認寢錢制抑無為有增少為多此之謂刷錢二稅就州輸納創為色目既倍收合耗重價折料又刷具合令就整一寸納一尺一合納一升謂之暗令錢酒稅不照用祖額止從重數謂之迎年

課利錢至於催到上供錢物之類中發鈔狀到州多行截留先填舊欠別行催發謂之改鈔錢及當支放春衣賜拋降數日拘催謂之軍衣錢又有無額經總制補虧州用之類不一而足籍為定數按月解發曰板帳曰綱目曰格目又有所謂月椿并青冊子錢所在州縣名雖不同是皆州迫於縣之色目也督促之期急於星火每月輸委丞簿尉催發稍有所虧動輒監繫大率不過敦請上力勸誘預借非理科罰籍沒家產積欠既放而復催常賦已足而重納寄納官庫少有給還理索費到納官例多乾沒和買役錢歲有定額今平江諸邑無故追索人戶砧基簿驅磨器具失納和買役錢監催三年六科人戶遇有交易方可買契今台州諸邑則有預借稅契錢候有契日銷還甚者多賣紙於人價增數倍應詞訟及胥吏行遣供責必勒令責買方與受理此風則江西盛行又有年計廣造惡酒應皂隸行鋪僧道倡優皆無幸免此風則秀州尤甚是皆縣迫於民之色目也臣欲乞自今以往取見州縣逐年收支之數量其入以為出凡縣道匱乏當自州郡假借苗稅容其從便輸納酒

稅使之隨宜措置少寬其積欠凡州縣財無滲漏有餘贏者則照對文曆申朝廷不可作寬剩而刷不可作羨餘而歇雖歲日之數未能遽革其間有名無寔不便於民違戾三尺如前所陳必流行蠲除或守令有愛民之寔則使之論薦其並緣為姦者按劾上聞如此則奉行詔旨裁抑其耗蠹也七月十七日奉聖旨令諸路漕臣約束所部不得違戾如有科擾之處即具名按劾漕臣失覺察亦重寔典憲

修貢籍之利

淳熙四年戶部侍郎韓彥古劄子奏天下貢賦之籍朝廷不能盡知州縣所入之虛寔州縣不能必知百姓所輸之多寡所謂帳目者皆臨時以應故事而已是以州縣可以欺民間而恣其所慾朝廷不能制州縣盈虛之數且當取於百姓廼簿鈔所書之數而此外巧立名色大率增倍今朝廷所憑者州郡之帳籍州郡所憑者縣鄉之胥吏多寡任情輕重無制隱落窳易其弊如麻豪民大斛與之為一則可以蠲廢貧戶細民所欠有限則任其誅剝於是富者日益富貧者日益貧而國始病矣

臣嘗考唐制合天下之稅租其用有三其一曰上供今之戶部所入是也其一曰留州今州郡繫官得用錢是也其一曰送使轉運所得是也今戶部所知之數則上供而已其相州送使蓋無得而攷焉若州郡處處得人不知官吏侵耗不為豪強隱落則鉅竭民力而取之亦是文遣不辨何益於事不但此弊而已朝廷不知取民之實數多寡任情輕重無制民間合輸一石不止兩石合納一疋不止兩疋多取之罪則一律而不言法禁縱弛民間將何所措手足哉今二稅之額秋苗自正數之外有所謂正耗有所謂義倉有所謂本州耗又有所謂合令又有所謂隨羅斛面出剩及倉例掃撮又有頭子勘合朱墨水脚市例糜費夏稅正額外有所謂和買有所謂合令就整又有疇令折帛又有寬剩布帛又有頭子勘合朱墨水脚市例糜費亦何理哉此姑舉二說而言爾其他征求又不止此為之計謂且取見諸路大都財賦之所入稍依唐制分為三等視其用度多寡而為之制自上供為始上供所餘則均之望州留州所餘則均之送使送使所繫則派分遞減悉蠲於民朝廷不利

其贏焉然則自朝廷至於郡國取於民者皆有成數不可得而利出剩於其間然後整齊天下之帳目外而責任轉運使內而責任戶部量入以為出歲考其能否而為之殿最州縣不得多取於民朝廷亦不多取於州縣上下相恤有無相通無廢事無傷財貢籍之成太平之基立矣此誠長久治安之至計也伏惟聖朝採擇而行之天下幸甚奉御筆批韓彥古所陳周知民隱其造貢籍可擇一才力通敏者先次施行一郡俟已就緒當頒降諸路依做行之正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薛元鼎前去秀州依此將歲納米斛等數帳目聞奏

論稅簿之弊

高宗紹興二年三月癸丑詔曰朕於民事未嘗敢緩而守令監司弗之察也訪問造簿之弊或奸藏狼籍民被其苦苛自今後應逃亡死絕詭名挾佃產去稅存之戶不待造簿書特依法倚閣檢察推割庶使斯民猶堪給養而不被無藝之橫斂也如違令佐公吏並竄海島知通監司隱庇不舉發者同罪并許民力越訴

群書考索後集卷五十三

群書考索卷五十四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財賦門

雜賦類

古者取民謂之稅軍用謂之賦而雜征或通謂之稅賦禹貢總以貢名

周官一書有所謂九貢九賦有所謂近郊遠郊之異又有所謂屋粟夫

布漆林山澤之征然角羽章葛皆以之而充賦不強民以所無也秦人

頭會箕歛無藝甚矣漢氏之興其取民者雖曰三十稅一然田租之外

民七歲以上則有口賦十五以上有筭賦又戌邊則有更賦班史以為

厥名三十仍十稅五王荃下令亦曰漢氏賦輕田租三十稅一常有更賦能整成出賦各三十實什稅五也董仲舒曰田

租口賦鹽鐵之利祖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史記曰孝惠時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孝武

帝於古漢興循而未改帝於古漢興循而未改特入物補官出貨除罪更皮幣筭舟車推鹽鐵置均輸榷酒酤其目多

折帛

矣。唐初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布未嘗以錢為賦其後始有青苗錢地頭錢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歲貢及上供數而賦於民未幾而借商之令出增稅之法行其後筭開架并除陌竹木茶漆皆有稅矣方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舛帛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輸一者過二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為虛估倍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折納賦役日重陸贄極言之使民摘山而煮海官售券而納息曰權貨之錢官給屋以居民出錢以奉官曰樓店之錢重五穀之價計其穀而折其直使民責穀以輸官曰折變之錢嚴酒麩之禁使民為之而入其課曰坊場之錢據人渡之錢要便民主之而取其筭曰河渡之錢重門關之防使吏守之而祭其貨曰商稅之錢凡雜錢鹽錢物產錢則曰兩稅之錢絲麻果蔬百物之貨則曰雜賦之錢曰地頭錢丁口之錢曰免役之錢免引之錢曰青苗之錢除陌之錢

淳化間天下承平細每疋為錢六百文絹為錢八百文朝廷於民之之

先於春夏之交每疋給本錢一貫文夏秋始責之輸絹於是和買之名其後大農不足始命東南郡以鹽折支崇寧以後鹽利盡歸朝廷而歲輸其帛如故中興之初絹價倍增每疋為錢十貫文建炎三年乃令上戶輸絹下戶輸錢於是有折帛之名每疋折錢六貫新安志折錢八貫省和議以後令人戶輸納者八分折錢二分納本色絹三分折錢七分納本色當特兵火之餘桑柘煨燼絹價倍增朝廷損價折錢本欲優民戶也承平既久桑麻遍野絹每疋為錢三貫省而民間所折八貫省至是民戶益用輸錢之苦

和買預置

咸平二年李士衡建言民間每歲春收息利於家不若官中預給緡錢至秋輸帛從之祥符元年知穎州王明請貸錢與民蠶成輸絹是時絹疋七百官出一千又先得之民以為使天下謂之預買絹仁宗天聖七年江都主簿王琪上書言江都戶止五千而歲和買絹三千祖宗舊法降本其後或給鹽又其後則直賦於民今又以其十之三以為折帛

而充上供矣承平時有支移折變之目熙寧元祐紹聖中雖有意於更張而卒不能改宣和中言非法折變者既曰以緡折錢又以錢折變以緡較錢錢倍於緡以錢較麥麥倍於錢展轉增加民無所訴高宗赦書和買本支實價聞立價甚低或以他物準折或以無虛實券充數甚者未支實錢而前期起催委提刑覺察

商稅

古者開畿而不征至周公而後始有市墨之征周公非以為利蓋有田以耕有宅以居而又有隙地以為場圃藝植如是而或有自放於游墮者始從而困辱之所以抑末而歸本耳戰國之間始有賤丈夫者出而征商此孟子之所以嘆也蓋井田既廢貧富不關於上其勢不得不操又寸之貨以逐十百之利漢高令賈人不得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其意猶未以為利也至武帝時外興師旅縣官太空而富商不佐公上之急始更幣以抑之商賈以幣變而積貨於是有筭商車之法而告緡之令行矣建隆之元首詔諸州不得奇留行旅貨幣常輸外不得發篋篋

化二年詔曰關市之征其來舊矣用度所出未遑削除征筭之條當從寬簡諸路商稅宜參酌裁減以利細民五年詔商旅除貨幣外細碎交易不得收稅其當筭之物令有司條析頒下天聖三年免荆湖沿江上水空船力升康定元年詔訪聞諸州搜檢稅物不依條例冀為績效今後並依自來體例不得創增無名稅額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公不可茶鹽商稅之人但分減商賈之利今國用未減既不取之商賈復取之農恐害農也天禧以前二浙之大郡合一郡征商之入有不及五六萬者自熙寧以來坊場河渡白地房廊坑治市舶農田水利各置提舉而利權不在州縣矣自方鎮之亂始息而經制之錢興自金人之擾愈甚而總制之名立後江陳享伯創二浙之糴本江東西湖南北之大軍月椿諸縣之版帳青冊軍衣無額經總制其目不一迨宋國初平斛斗去廣南大而秋苗唯正賦間雖有義倉之歛每石一斗建隆中置而乾德罷景祐中甫置未幾而尋罷然尋即罷去今日有正耗有省耗有中耗有斗脚有市例頭子之外有糜費矣

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主吏懼責其多取乃故為輕量明宗曰倉廩
宿藏動經數歲若取之如此後豈免折閱吏因訴曰自來主藏者所以
致破家竭產以償欠正為此耳明宗惻然乃詔自今石取二升為雀鼠
耗至今行之所謂加耗是也近世立般量出刺法本防吏姦而州縣貪
暴多取於民一斛苗糴倍納二斛又至於加七加八以其正數上供而
存出剩以自給則加耗之害又不足言

財賦總論附理財

禹平水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益稷奏艱食鮮食
懋遷有無化居此為民理財也禹貢一書始任上以作貢賦之法冀州
賦上上錯第一雜出第二兗州賦正青州賦中上第四徐州賦中中第五揚州
賦上上錯第六雜出第七荊州賦上上第三豫州賦上中第六梁州賦下中第三
錯第六雜出第九等雍州賦中下第六貢皆隨地所產如楊之橘柚荆之大龜
必待錫命而後貢示非常用之物其取田賦皆不過什一此虞夏貢賦
之大畧也商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公田籍也而不稅是以其

求也寡其供也易又冢宰於歲之抄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入以為

出商制也至商末暴虐厚賦歛以實鹿臺巨橋之積周武王伐商而有

天下發其財散其粟於是分其九畿侯畿貢祀物甸畿貢嬭物男畿貢

器物采畿貢服物衛畿貢財物蠻畿夷畿貢貨物鎮畿藩畿以其所貢

寶為贄及周公作周官而理財之法益詳以九賦歛財賄邦中內郊邦

之用妃嬪器幣稅貨服游物凡九貢皆屬於天官冢宰小宰致邦國九

貢九賦九式之二以內節財用又有太府受其財用之入凡頒財以法

式授之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待邦之用內府掌二賦之貨賄以待邦

之大用職內則掌邦賦之入職歲則掌邦賦之出其理財之官可謂衆

矣然而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

縣都皆無過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無非度地以取諸民周公所

以為善理財者歟此商周財用之大畧也周襄魯宣公初稅甸哀公用

田賦春秋譏之其初獲敵而稅始用田賦也是時有若對哀公年饑用

不足之問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又問孔子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寡人貧矣子曰未有子富而
父貧也管仲相**威公**專以魚鹽之利富國陵夷至**戰國**上之人拳拳乎
利國之問下之人皆曰我能為君充府庫故孟子曰百乘之家不畜聚
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白圭問孟子曰吾欲二十而稅一
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秦孝公**用商鞅開阡陌而十二年初為賦
始皇又盡括提封之內撮粟尺布以自奉重以內興工作外攘夷狄收
大半之賦仲舒曰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周二世不變而海內遂叛漢高帝鑒秦
之弊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
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
重租稅以困商賈四年吏書初為算賦漢儀注云人十六出每人百二
十為一筭蓋譏其變古重斂也**孝惠**復十五稅一文帝人賦四十丁男
三十而一事其筭賦稍減於前矣帝朝而問丞相勃曰天下一歲錢穀
出入幾何勃謝不知問平平曰當責治粟內史是皆不知理財宰相之

事也是時晁錯言令人入粟拜爵除罪自此利郡縣邊食足可勿收農
人租帝從之賈誼亦曰公私乃下詔賜十一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除
田租正以倉廩豐故也**孝景**二年令人半出田租平分而稅一其後上
郡旱復修賣爵令及輸除徐罪**文景**相承京師之錢至巨萬貫朽而不
可校太倉之粟陳腐而不可食武帝因**文景**之蓄忿胡粵之害於是始
招東歐繼事兩粵通西南夷以罷巴蜀置滄海郡以動燕齊及馬邑之
釁開而財賂耗廢不贍矣於是下入物補官出貨除罪之令而興利之
臣自此而始財賦稍充遂築朔方費巨萬府庫益虛矣復募民入奴婢
而入羊者得為郎大將連歲伐胡經用又竭矣乃置武功賞官直三十
萬金驃騎比年大出且通漕救饑縣官復大空矣更造白鹿皮幣白金
三銖錢以東郭咸陽孔僅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三人言利折秋毫
及衛霍絕幕賞賜五十下金是時財又匱戰士頗不得祿矣其後宮室
之役興封禪之禮舉則以權鹽鐵筭舟車告繒錢特富人爭匿財乃尊
終莫分財而場權酒酤也巡守賞賜帛百萬而金錢以萬計則又以均

輸平準之置也洪羊置均輸平準盡籠天下之貨責賤買名曰平準推原其故由文帝蓄積之

富是以啓武帝之慾心昭帝時賢良文學皆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元

始中罷酒權元鳳四年減口賦十三漢義注民十歲至十四出賦二十

補車宣帝甘露中減民筭三十至元帝始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孝成

又減天下賦筭四十是以王莽下令曰漢民輕田稅三十稅當有更賦

罷榷乃出厥名十三實什稅五也光武中興田租三十稅一明章時人

無橫徭時張依請封錢以年帛為租從之安帝用不足三公始請入粟為關內侯威帝

又置西方金堂為私藏靈帝乃垂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三公拜者皆

輸東園禮錢千萬况其下乎晉劉毅云威靈時趙忠又說帝令斂天下

田稅錢以營宮室延熹中陳蕃有三空之說此兩漢財用之大畧也晉泰始中杜預

為度支定穀價較鹽鐵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五十餘條成帝又

度田取十分之一畝稅米三升至咸康初米空垂五十餘萬斛尚書諸

曹以下免官縣帑藏空惟有練布數千而王道身衣大練遂貴孝武增口稅五十宋武帝制人

戶歲輸布四疋明帝師旅不息加以侈費百官皆停祿埋錢於殿中為

私錢後魏正光後國用不足克折六年租調取之又賜予無節乃減百

官之祿徹軍人常廩後固蘇綽以國用不足而征稅頗傷既兩嘆曰令

之所為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其誰能弛乎子威以為已任

至隋時奏減賦役文帝躬節儉益免田租寬稅賦有司上言府庫皆滿

更關左藏創屋以受之詔曰寧積於人無藏府庫煬帝繼之天下充賦

乃大治宮室百役繁興東西巡幸征伐高麗供奉不給天下積怨而亡

此晉南北朝隋財用之大畧也唐初授田以口分世業而取以租庸調

之法其用之有節制兵以府衛故兵多而無損設官有常負故官不濫

而易祿自高宗用李義府許敬宗役費並起永淳以後財不足加以太

后之亂賦益慘矣元宗開元初復租庸調而國用充天寶以來天子驕

佚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所入於是韋堅楊謹祿王鉉楊國

忠各務痕刻歲進非租庸正額錢百億萬入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更

祿山之變民物弊耗肅宗即位第五琦言財賦所產江淮居多假臣一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年

以元載代之載取八年租調之逋負者又平分民租謂之曰著代宗永
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以劉晏第五琦主之
晏幹山海以佐軍用雖兵戈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晏理財以得
入養民為先第五琦權鹽以佐軍興初歲取緡錢六十萬未乃什之歲
入千一百萬而惟鹽居大半先是天下財賦皆歸左藏而大府以時上
其數尚書北部覆其出入至第五琦為度支使請歸大盈庫供天子給
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主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至德宗
罷劉晏相楊炎遂作兩稅法量出以制入是法既行而朱滔王武俊田
悅叛用益不給而惜商之令出趙贊又請稅竹木茶漆十之一稅間架
除陌錢又涇卒大呼之後而間架除陌竹木等稅皆罷暨朱泚既平而
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劍南有日進江西有月進其他皆徼射
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
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至順宗乃罷宮市又月進憲宗又罷代進奉及
兩稅外權率分天下之賦為三一日上供二日送使三日留州及討准

西度支楊於陵坐饋餽不繼貶以皇甫鑄代之由是益為刻剝後李巽
代杜佑為鹽鐵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巽掌一年征課
所入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淮西既平上浸驕後皇甫鑄程异
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費是時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謂之
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尊號亦進奉謂之賀禮穆宗即位一切
罷之兩稅外加一錢者以枉法論是時錢重揚於陵請廣鑄鼓兩稅皆
輸絲纒唯鹽酒用錢張平叔請官自賣鹽又奏追遠年逋欠皆不從武
宗會昌未置備邊庫收度支鹽鐵錢宣宗更號延賞資庫初以度支即
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諸道進餽諸軍皆輸焉天下遂困竭
矣此唐財賦之大畧也以通典周禮唐志史記修宋以後唐之制其三司使實總國
計貢賦之入朝廷未嘗與焉總鹽鐵度支戶部號計省使位亞執政目
為計相又有副使而逐司各置判官二負其子司則判官六負分主之
開折司衙司磨勘司太祖太宗多以武儀為三司自真宗以寇萊公充
修造司曹察司渠案之始不用武儀矣其任人也如此景德中丁晉公著景德會稽錄皇祐

中田况著皇祐會稽錄治平中蔡襄著治平會稽錄元祐中蘇轍著元祐會稽錄其計度也如此太祖以來有景福內庫太宗改名內藏庫所貯金帛備國用也凡郊祀所費鉅萬皆出於此不取於民真宗時李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取西北支凶年請出以佐國用帝大發以賜三司其置庫也如此真宗嘗謂王旦曰三司官不欲數易財穀案籍往往不見本末仁宗時賜發運使出身以久其任時范蜀公鎮上疏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為經費而儲其三備水旱非常又官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使同制國用其攷察出納之數也如此祖宗之時每歲監利大率三千餘萬緡熙寧以來祖宗之法變矣國初財用未使三司總之三司使自唐明宗以張延明為三司使三司使之名始其費用蠹耗之大者皆可節以制度也至王安石為相取周禮以行新法謂宰相當主財計遂與三司分權凡賦稅常貢征權之利方歸三

司摘山煮海坑冶權貨戶絕沒納之財悉歸朝廷其立法與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禁軍闕額地利之資皆號朝廷封樁又有歲料上供之數盡運入京師別創庫以貯之三司不預焉於是祖宗憂國計之良法盡壞矣宋朝分路設轉運使副判官付以按察之權使督財賦悉隸三司凡經費羨餘轉運官獻之三司盡轉都城積於左藏庫別有科名及分貯內藏庫者皆三司使主之熙寧理財乃立勸沮之法所遣使者盡出宰相之門皆務聚斂以悅廟堂非若三司使有權以動人則漕臣亦不敢橫斂也章聖朝帑人盈溢其名數皆籍千三司其總數唯使得知也章聖屢欲知其數宰相李文靖公沆每對以容令三司使供具王欽若見久不奏聞之文靖曰非不能取索但不敢奏知恐知數而廣用也此乃深得祖宗置三司使之微意凡又言在朝建十餘年四方之言利者未嘗施行以此報國耳安石乃置旁通簿於御前盡籍國帑之數在神宗恭儉郡國帑藏率皆盈溢至崇寧後蔡京制禮作樂種種蠹國勸上以奢費內興營繕外拓境土而又宦官專局應奉及淫巧繕修與夫除戎

器備何患之費凡百端皆不先關戶部但各作決科次請于朝廷或兼
取于戶部者非若三司使有專按以關防也自元豐改制戶部尚書全
無計相之權職在朝廷之文移僅能經盡在京師官吏諸軍俸給而已
以此論之三司使之職不待改官制而失其權自熙寧變法度之時已
壞矣况政和之後以鉅鑄為承受獨總財計以便宜取則戶部尤難守
其職業矣以會要蔡元道舊典修自天聖以來天下病夫官之多也而州縣有特
闕官月料之費自熙寧以來初置宮觀差遣而州縣有宮觀官請俸之
費自熙寧以來初遣宗子踈屬補外官而州縣有宗子口券之費自紹
興以來初遣養老之兵而州縣有養老使臣廩給之費

群書考索卷五十四

後集

罷備... 取于... 無討... 以共... 壞夫... 其... 關官... 定自... 國... 以來...

群書考索卷五十四

卷五十四

